

冰心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水 水 水 水

中华散文珍藏版

冰心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冰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心散文/冰心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中华散文珍藏版)

ISBN 978-7-02-009881-1

I. ①冰… II. ①冰…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7499 号

责任编辑 张 晴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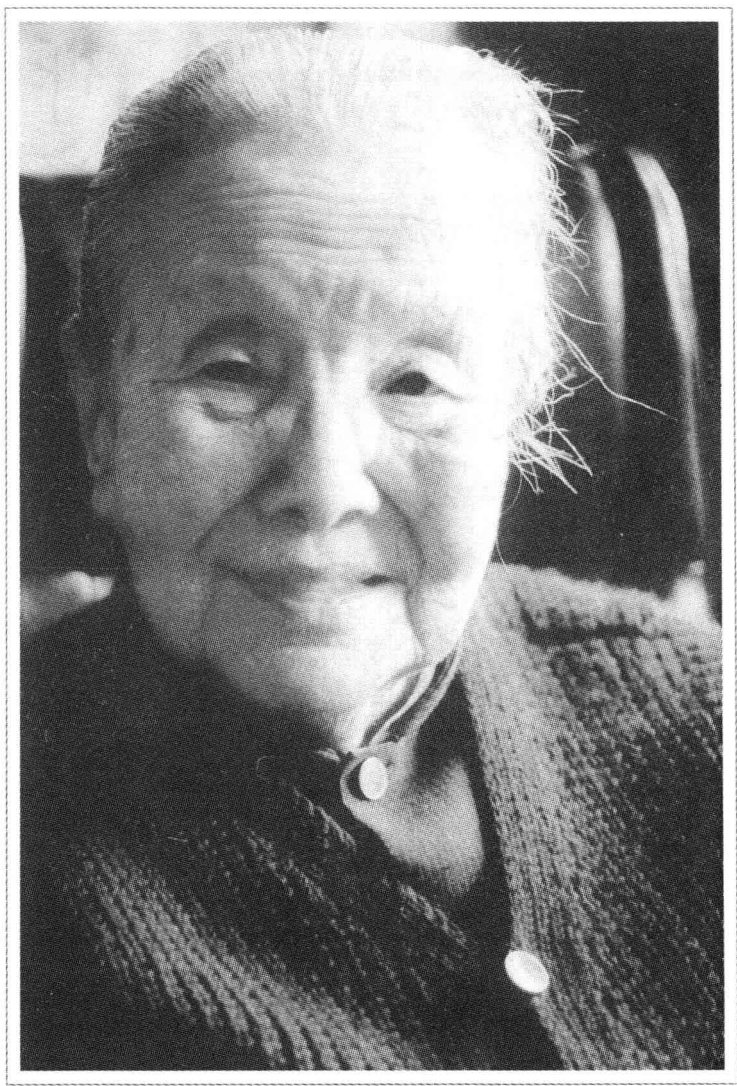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3
印 数 5001-13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81-1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像

作家的称呼是读者赐予的，不是
自己封的。要做个未来的作家，一
定要等自真情实感的时候，才
下笔动笔。那表才能得到读者
的理解和同情呢。

未来作家何列。

米
五
三

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展示 20 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成就,我社于 2005 年 4 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系列。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四辑五十位现当代文学大家的散文集,其目的是要将“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近百年间的中华散文做一次全方位的展现和总结。为此,该系列书也成了“人文版”散文的标志性出版物,在作家、读者和图书市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套《中华散文珍藏版》是在此基础上的精选,宗旨是进一步扩大散文的社会影响力,优中选优,精益求精,为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一套散文阅读范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秉承读者至上、质量第一的出版原则,但愿这套书的编辑出版,能为多元思潮中的人们洒下一捧甘霖。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1
笑	2
山中杂感	4
图画	5
回忆	6
往事(一)(节选)	7
往事(二)(节选)	17
梦	27
一朵白蔷薇	29
闲情	30
寄小读者(节选)	32
通讯三	32
通讯七	34
通讯十七	37
通讯二十七	38
到青龙桥去	41
新年试笔	46
一日的春光	48
默庐试笔	51
再寄小读者(节选)	55
通讯二	55

通讯四	57
从重庆到箱根	60
丢不掉的珍宝	63
归来以后	67
观舞记	69
走进人民大会堂	72
樱花赞	74
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	78
只拣儿童多处行	80
一只木屐	82
海恋	84
腊八粥	88
回忆“五四”	90
等待	93
我和玫瑰花	96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98
成功的花	100
绿的歌	102
霞	104
两栖动物	105
当教师的快乐	108
春的消息	110
话说“相思”	112
我请求	115
病榻呓语	118
我感谢	120
一个最充满力量的汉字	122
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	125

无士则如何·····	127
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	130
话说“客来”·····	132
谈孟子和民主·····	133
我梦中的小翠鸟·····	135
话说君子兰·····	136
世纪印象·····	137
我从来没觉得老·····	138
我的家在哪里?·····	140
“孝”字怎么写·····	142
五行缺火·····	144
从“一”数到“九十二”·····	145
我的故乡·····	146
我的童年·····	154
我到了北京·····	164
我的祖父·····	169
我的父亲·····	172
南归·····	175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一)·····	201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209
我的三个弟弟·····	221
我的小舅舅·····	229
我的表兄们·····	232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235
记富奶奶·····	238
记萨镇冰先生·····	243

老舍和孩子们·····	248
悼念林巧稚大夫·····	253
一代崇高的女性·····	257
入世才人粲若花·····	259
忆实秋·····	263
海棠花下·····	265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267
再写萧乾·····	269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①

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生——的时候，你也已经越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

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

在去年秋风萧瑟、月明星稀的一个晚上，一本书无意中将你介绍给我，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这时我把笔深宵，追写了这篇赞叹感谢的文字，只不过倾吐我的心思，何尝求你知道！

然而我们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写了，你也看见了。

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夜

^① 泰戈尔，印度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1861年5月7日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1878年赴英国学法律，继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9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笑

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上，都濯得新黄嫩

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绾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一九二〇年

山中杂感

溶溶的水月，螭头上只有她和我。树影里对面水边，隐隐的听见水声和笑语。我们微微的谈着，恐怕惊醒了这浓睡的世界。——万籁无声，月光下只有深碧的池水，玲珑雪白的衣裳。这也只是无限之生中的一刹那顷！然而无限之生中，哪里容易得这样的一刹那顷！

夕照里，牛羊下山了，小蚁般缘走在青岩上。绿树丛颠的嫩黄叶子，也衬在红墙边。——这时节，万有都笼盖在寂寞里，可曾想到北京城里的新闻纸上，花花绿绿的都载的是什么事？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可以和自然对话。计划定了，岩石点头，草花欢笑。造物者呵！我们星驰的前途，路站上，请你再遥遥的安置下几个早晨的深谷！

陡绝的岩上，树根盘结里，只有我俯视一切。——无限的宇宙里，人和物质的山，水，远村，云树，又如何比得起？然而人的思想可以超越到太空里去，它们却永远只在地面上。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日，在西山。

图
画

信步走下山门去，何曾想寻幽访胜？

转过山坳来，一片青草地，参天的树影无际。树后弯弯的石桥，桥后两个俯蹲在残照里的狮子。回过头来，只一道的断瓦颓垣，剥落的红门，却深深掩闭。原来是故家陵阙！何用来感慨兴亡，且印下一幅图画。

半山里，凭高下视，千百的燕子，绕着殿儿飞。城垛般的围墙，白石的甬道，黄绿琉璃瓦的门楼，玲珑剔透。楼前是山上的晚霞鲜红，楼后是天边的平原村树，深蓝浓紫。暮霭里，融合在一起。难道是玉宇琼楼？难道是瑶宫贝阙？何用来搜索诗肠，且印下一幅图画。

低头走着，一首诗的断句，忽然浮上脑海来。“四月江南无矮树，人家都在绿阴中。”何用苦忆是谁的著作，何用苦忆这诗的全文。只此已描画尽了山下的人家！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7月5日。）

回 忆

雨后，天青青的，草青青的。土道上添了软泥，削岩下却留着一片澄清的水，更开着一枝雪白的花。也只是小小的自然，何至便低徊不能去？

风狂雨骤，黑暗里站在楼阑边。要拿书却怎的不推开门，只凝立在新凉里？——我要数着这涛声里，岛塔上，灯光明灭的数儿，一——二——三——四——五。

沉郁的天气。浪儿侵到裙儿边。紫花儿掉下去了，直漾到浪圈外，沉思的界线里。低头看时，原来水上的花，是手里的花。

水里只荡漾着堂前的灯光人影。——一会儿，灯也灭了，人也散了。——一时沉黑。——是我的寂寞？是山中的寂寞？是宇宙的寂寞？这池旁本自无人，只剩得夜凉如水，树声如啸。

这些事是遽隔数年，这些地也相离千里，却怎的今朝都想起，料想是其中贯穿着同一的我，潭呵，池呵，江呵，海呵，和今朝的雨儿，也贯穿着同一的水。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八日。